



可爱的中国

可爱的中国

方志敏  著

英勇激昂的革命颂歌  
大义凛然的狱中绝笔

 读者出版社

---

## 方志敏 1899—1935

江西弋阳人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。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。1935年1月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，在狱中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等不朽文章。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。

---

# 可爱的中国

方志敏 ★ 著

✿ 读者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可爱的中国 / 方志敏著. -- 兰州：读者出版社，  
2020.12  
ISBN 978-7-5527-0633-8

I. ①可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20）第 261878 号

## 可爱的中国

方志敏 著

责任编辑 房金蓉

封面设计 WONDERLAND Book design  
仙逸 QQ:344581934

供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 FOTOE

出版发行 读者出版社

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（730036）

邮箱 readerpress@163.com

电话 0931-8132180（编辑部） 0931-8773269（发行部）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规格 开本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 
印张 15.5 插页 1 字数 172 千

版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 
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27-0633-8

定价 3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，并许可使用。  
未经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。



方志敏（1899年8月21日—1935年8月6日）

（FOTOE 供图）

# 目 录

- 001 | 方志敏自述
- 002 | 可爱的中国
- 032 | 死!
- 058 | 清 贫
- 063 | 狱中纪实
- 084 |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
- 198 |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
- 203 |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
- 213 | 给某夫妇的信
- 216 | 记胡海、娄梦侠、谢名仁三同志的死
- 221 | 遗 信
- 223 | 方志敏的诗
- 231 | 方志敏生平事略
- 236 | 后 记

## 方志敏自述

### 导 读

1935年1月29日，方志敏不幸在江西怀玉山区被捕。晚间，国民党军官要方志敏“写点文字”，方志敏于是提笔疾书。在这篇仅有百余字的自述中，他向反动派宣示了自己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，并表示自己愿意为革命的胜利赴汤蹈火、奉献一切，体现出一位革命志士大义凛然、坚贞不屈和英勇无畏的高尚品质。

方志敏，弋阳人，年三十六岁。知识分子，于一九二五年<sup>①</sup>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加第一次大革命。一九二六——一九二七年，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，创造苏区和红军，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，革命意志，益加坚定。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，回苏区时被俘。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，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。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，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，我愿意牺牲一切，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。我这几年所做的革命工作，都是公开的，差不多谁都知道，详述不必要。仅述如上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时

---

① 方志敏于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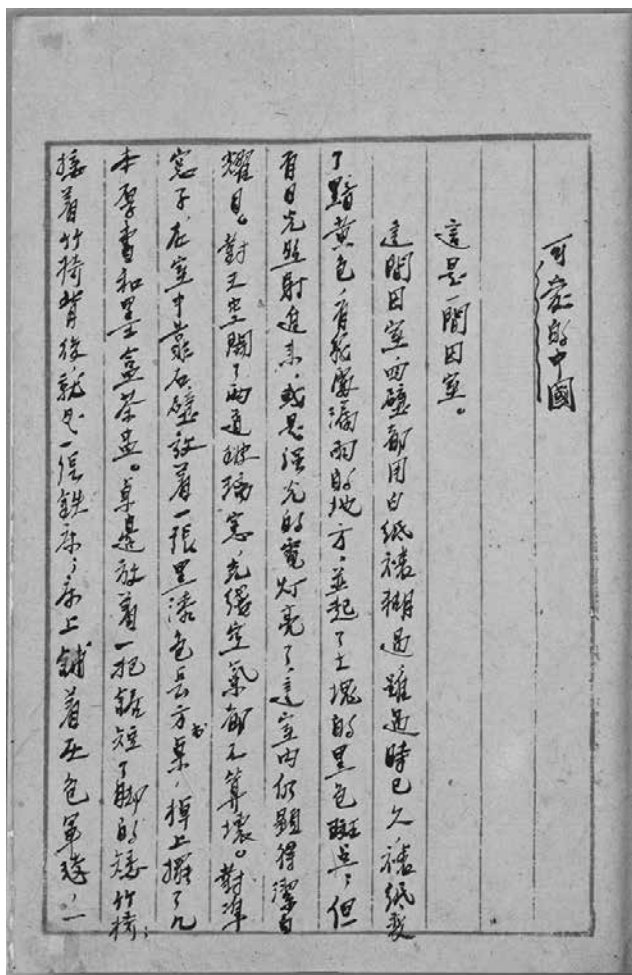
# 可爱的中国

## 导 读

方志敏身陷囹圄之后，利用敌人劝降提供的纸笔，写下了这篇《可爱的中国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方志敏深情地倾吐了他对祖国母亲的赤胆忠心。当他还是小学生时，爱国主义情感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。他曾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、为非作歹，也曾看见同胞遭受欺压和侮辱，内心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痛恨。他想告诉人们“只有革命，才能救中国”，将帝国主义打出去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“唯一出路”，更是“拯救祖国母亲的唯一方法”。

这是一间囚室。

这间囚室，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，虽过时已久，裱纸变了黯黄色，有几处漏雨的地方，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；但有日光照射进来，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，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。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，光线空气都不算坏。对准窗子，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。桌边放着一把锯短了脚的矮竹椅；接着竹椅背后，就是一张铁床；床上铺着灰色军毯，一床粗布棉被，折叠了三层，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。在这室的里面一角，有一只未漆的未盖的白木箱摆着，木箱里另有一只马桶躲藏在里面，日夜张开着口，承受这



《可爱的中国》手稿

(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)

室内囚人每日排泄下来的秽物。在白木箱前面的靠壁处，放着一只蓝磁的痰盂，它像与马桶比赛似的，也是日夜张开着口，承受室内囚人吐出来的痰涕与丢下去的橘皮蔗渣和纸屑。骤然跑进这间房来，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，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<sup>①</sup>，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，而是一间书室了。

的确，就是关在这室内的祥松，也认为（这）比他十年前在省城读书时所住的学舍的房间要好一些。

这是看守所优待号的一间房。这看守所分为两部，一部是优待号，一部是普通号。优待号是优待那些在政治上地位或是有资产的人们。他们因各种原因，犯了各种的罪，也要受到法律上的处罚。而他们平日过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身体，都不能耐住那普通号一样的待遇。把他们也关到普通号里去，不要一天两天，说不定都要生病或生病而死，那是万要不得之事。故特辟优待号让他们住着，无非是期望着他们趁早悔改的意思。所以与其说优待号是监狱，或者不如说是休养所较为恰切些，不过是不能自由出入罢了。比起那潮湿污秽的普通号来，那是大大的不同。在普通号吃苦生病的囚人，突然看到优待号的清洁宽敞，心里总不免要发生一个是天堂，一个是天[地]狱之感。

因为祥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，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，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。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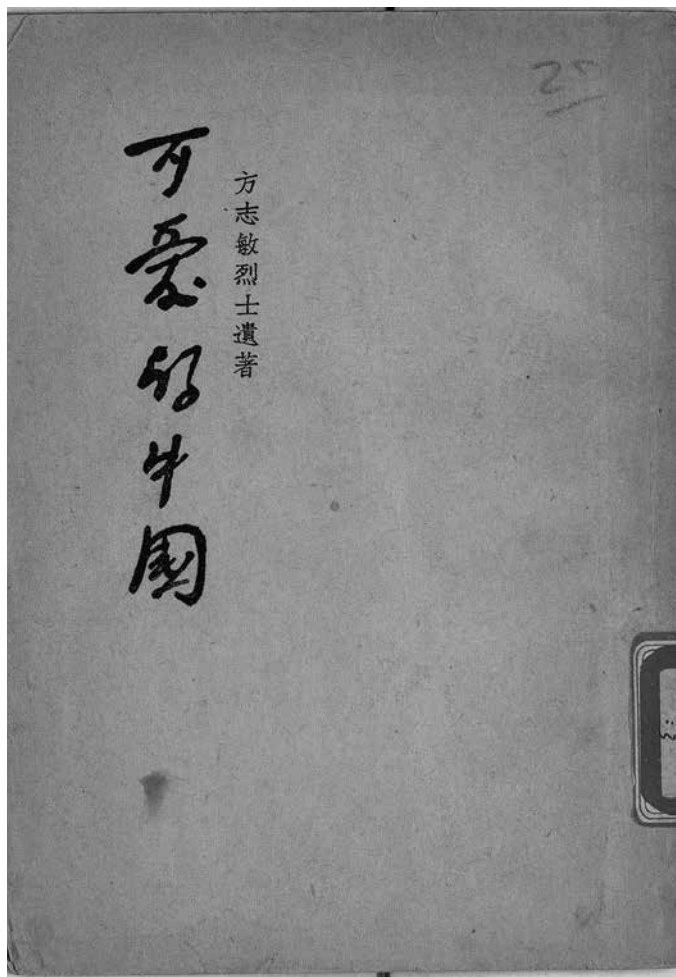
① 祥松即方志敏。

祥松前在普通号，有三个同伴同住，谈谈讲讲，也颇觉容易过日。现在是孤零一人，整日坐在这囚室内，未免深感寂寞了。他不会抽烟，也不会喝酒，想借烟来散闷，酒来解愁，也是做不到的。而能使他忘怀一切的，只是读书。他从同号的难友处借了不少的书来，他原是爱读书的人，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，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。尤其在现在，书好像是医生手里止痛的吗啡针，他一看起书来，看到津津有味处，就把精神上的愁闷与肉体上的苦痛，都麻痹地忘却了。

到底他的脑力有限，接连看了几个钟头的书，头就会一阵一阵地胀痛起来。他将一双肘节放在桌上，用两掌抱住胀痛的头，还是照原看下去，一面咬紧牙关自语：“尽你痛！痛！再痛！脑溢血，晕死去罢！”直到脑痛十分厉害，不能再耐的时候，他才丢下书本，在桌边站立起来。或是向铁床上一倒，四肢摊开伸直，闭上眼睛养养神；或是在室内从里面走到外面，又从外面走到里面踱着步；又或者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么一小块沉闷的雨天出神；也顺便望望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，一半绿叶的柳树。他一看到那一簇浓绿的柳叶，他就猜想出大地的树木，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，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——他从这里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。

他每天都是这般不变样地生活着。

今天在换班的看守兵推开门来望望他——换班交代最重要的一个囚人——的时候，却看到祥松没有看书，也没有踱步，他坐在桌边，用左



《可爱的中国》早期版本封面

(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)

手撑住头，右手执着笔在纸上边写边想。祥松今天似乎有点什么感触，要把它写出来。他在写些什么呢？啊！他在写着一封给朋友们的信。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我终于被俘入狱了。

关于我被俘入狱的情形，你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，知道大概，我不必说了。我在被俘以后，经过绳子的绑缚，经过钉上粗重的脚镣，经过无数次的拍照，经过装甲车的押解，经过几次群众会上活的示众，以至关入笼子里，这些都像放映电影一般，一幕一幕地过去了！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些过去的事情，回忆，只能增加我不堪的羞愧和苦恼！我也不愿将我在狱中的生活告诉你们。朋友，无论谁入了狱，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，我当然更甚，所以不能告诉你们一点什么好的新闻。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却是另外一个比较紧要的问题，即是关于爱护中国，拯救中国的问题，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罢。

我自入狱后，有许多人来看我，他们为什么来看我，大概是怀着到动物园里去看一只新奇的动物一样的好奇心罢？他们背后怎样评论我，我不能知道，而且也不必一定要知道。就他们当面对我讲的话，他们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；不过他们认为我只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，忽视了民族的利益，好像我并不是热心爱中国爱民族的人。朋友，这是真实的话吗？工农阶级的利益，会是与民族的利益冲突吗？不，绝不是的，真

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，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，说我不爱中国不爱民族，那简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了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在乡村私塾中读书，无知无识，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，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，自然，不知道爱国为何事。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，知识渐开，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。一九一八年爱国运动波及我们高小时，我们学生也开起大会来了。

在会场中，我们几百个小学生，都怀着一肚子的愤恨，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无饕的侵略，另一方面更痛恨曹、章<sup>①</sup>等卖国贼的狗肺狼心！就是那些年轻的教师们（年老的教师们，对于爱国运动，表示不甚关心的样子），也和学生一样，十分激愤。宣布开会之后，一个青年教师上讲堂，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，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。他的声音由低而高，渐渐地吼叫起来，脸色涨红，渐而发青，颈子胀大得像要爆炸的样子，满头的汗珠子，满嘴唇的白沫，拳头在讲桌上捶得碰碰响。听讲的我们，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，哪一个不是鼓起嘴巴，睁大眼睛——每对透亮的小眼睛，都是红得像要冒出火来；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。朋友，确实的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真有一个日本强盗或是曹、章等卖国贼的哪一个站在我们的面前，哪个不会被我们一下打成肉饼！会中，通过抵制日货，先要将各人身边的日货销毁去，再进行检查商店的日货，并出发对民众讲演，唤起

---

① 曹、章，即曹汝霖、章宗祥，1919年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僚。

他们来爱国的情感。会散之后，各寝室内扯抽屉声，開箱笼声，响得很热闹，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清查日货呢。

“这是日货，打了去！”一个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来了，扔在阶石上，立即打碎了，淡红色的牙粉，飞洒满地。

“这也是日货，踩了去！”一只日货的洋瓷脸盆，被一个学生仆倒在地上，猛地几脚踩凹下去。磁片一片片地剥落下来，一脚踢出，瓷盆就像含冤无诉一般滚到墙角里去了。

“你们大家看看，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货吧？”一个学生双手捧着一床东洋席子，表现很不能舍去的样子。

大家走上去一看，看见席头上印了“日本制造”四个字，立刻同声叫起来：

“你的眼睛瞎了，不认得字？你舍不得这床席子，想做亡国奴！？”不由分说，大家伸出手来一撕，那床东洋席，就被撕成碎条了。

我本是一个苦学生，从乡间跑到城市里来读书，所带的铺盖用品都是土里土气的。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钱，买了日本牙刷，金刚石牙粉，东洋脸盆，并也有一床东洋席子。我明知销毁这些东西，以后就难得钱再买，但我为爱国心所激动，也就毫无顾惜地销毁了。我向同学们宣言，以后生病，就是会病死了，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。

从此以后，在我幼稚的脑筋中，作[做]了不少的可笑的幻梦：我想在高小毕业后，即去投考陆军学校，以后一级一级地升上去，带几千兵或几万兵，打到日本去，踏平三岛！我又想，在高小毕业后，就去从

事实业，苦做苦积，哪怕不会积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家私，一齐拿出来，练海陆军，去打东洋。读西洋史，一心想做拿破仑；读中国史，一心又想做岳武穆<sup>①</sup>。这些混杂不清的思想，现在讲出来，是会惹人笑痛肚皮！但在当时我却认为这些思想是了不起的真理，愈想愈觉得津津有味，有时竟想到几夜失眠。

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，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。

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高小毕业后，既未去投考陆军学校，也未从事什么实业，我却到N城<sup>②</sup>来读书了。N城到底是省城，比县城大不相同。在N城，我看到了许多洋人，遇到了许多难堪的事情，我讲一两件给你们听，可以吗？

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转，你就可以碰着几个洋人。当然我们并不是排外主义者，洋人之中，有不少有学问有道德的人，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，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，他们是我们的朋友。只是那些到中国来赚钱，来享福，来散播精神的鸦片——传教的洋人，却是有十分的可恶的。他们自认为文明人，认我们为野蛮人，他们是优种，我们却是劣种；他们昂头阔步，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、不屑与

---

① 岳武穆，即岳飞（1103—1142），宋代抗金名将，后因秦桧诬其谋反被杀害。宋孝帝时追谥武穆。

② N城，指南昌。

中国人为伍的神气，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。我常想：“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吗？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？我不服的，决不服的。”

有一天，我在街上低头走着，忽听得“站开！站开！”的喝道声。我抬头一望，就看到四个绿衣邮差，提着四个长方扁灯笼，灯笼上写着“邮政管理局长”几个红扁字，四人成双行走，向前喝道。接着是四个徒手的绿衣邮差。接着是一顶绿衣大轿，四个绿衣轿夫抬着。轿的两旁，各有两个绿衣邮差扶住轿杠护着走。轿后又是四个绿衣邮差跟着。我再低头向轿内一望，轿内危坐着一个碧眼黄发高鼻子的洋人，嘴里衔着一支大雪茄，脸上露出十足的傲慢自得的表情。“啊！好威风呀！”我不禁脱口说出这一句。邮政并不是什么深奥巧妙的事情，难道一定要洋人才办得好吗？中国的邮政，为什么要给外人管理去呢？

随后，我到K埠<sup>①</sup>读书，情形更不同了。在K埠有了所谓租界，我们简直不能乱动一下，否则就要遭打或捉。在中国的地方，建起外人的租界，服从外人的统治，这种现象不会有点使我难受吗？

有时，我站在江边望望，就看见很多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内行驶和停泊。中国的内河，也容许外国兵舰和轮船自由行驶吗？中国有兵舰和轮船在外国内河行驶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外国人不是明白白欺负中国吗？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他们的欺负不成？！

就在我们读书的教会学校里，他们口口声声传那“平等博爱”的

---

① K埠，指九江。